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2020/2021 年度「專題研究」論文

# 西西《我城》標點符號研究

導師：黃念欣教授

學生：陳朗然

## 提要

西西（1937－）的文字風格獨特，充滿童真，經常被形容為「頑童體」、「童稚語」，創作亦講求新內容和新方式。關於西西作品的研究甚多，而她於小說中的標點符號運用亦別具特色，但尚未出現相關的研究。同時，標點符號一般被認為是語文表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目前華文文學作品中標點符號的研究集中於現代詩，而小說中標點符號的價值和意義，仍有待深究。因此，本文以西西的小說代表作《我城》為對象，以期全面地研究西西小說中的標點符號。本文除了採用文本細讀的方式，亦透過標點符號的量化分析，統計出各種標點的數量及使用頻率，並以「使用」及「省卻」兩大方向，探討小說中標點符號的運用、效果及深意。

《我城》目前有英、韓譯本，而包括最早於《快報》連載的剪報版在內，《我城》共有五個版本。本文以西西認為最完整的洪範版為主，亦透過譯本、版本裡標點符號的對讀，發現漢語標點符號有別於外語標點符號的特色，以及西西在《我城》所呈現的創作軌跡。西西於《我城》在規範、常見的標點符號上，透過互換、多用、少用和省卻的手段，進行語言的實驗。本文再配合作者的論述，以及過往論者對《我城》的觀點，發現《我城》的標點符號中音樂性、語義性及圖象性三種意義，而且不只是文法需要或輔助工具的問題，更與作家個人風格與小說創作意念相關。

關鍵詞：西西（1937－）；《我城》；標點符號；香港文學；小說

## 目次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漢語標點符號	2
第三章 《我城》標點符號統計	5
第四章 標點符號的使用	7
第一節 句號	7
第二節 逗號	10
第三節 頓號	13
第四節 分號	14
第五節 冒號	15
第六節 引號	16
第七節 括號	18
第八節 破折號	21
第五章 標點符號的省卻	22
第一節 句末點號	22
第二節 句內點號	24
第三節 標號	25
第六章 結語	26
參考書目	28

## 第一章 引言

西西（1937—）作為香港的重要作家之一，作品在學界已有不少研究，多數專注於敘事學、城市書寫等，而涉及作品中非文字的研究，則集中於圖文互涉為主。西西的創作講求新內容和新方式，文字風格獨特，充滿童真，經常被論者形容為「頑童體」、「童稚語」。然而，除了讀者一般會關注的文字或圖像之外，西西在作品中標點符號的運用亦別具特色，惟學界在這方面的整理和研究較少。

西西著作豐富，本文因篇幅所限，無法把所有作品列入研究範圍。當中，《我城》<sup>1</sup> 是香港文學的經典，專論文章甚多，關於西西的研究著作亦幾乎沒有一本不提及《我城》，可見其重要性；同時，西西曾言《我城》是她創作上的「分水嶺」，結束了語調灰暗的「存在主義式小說」創作階段，<sup>2</sup> 余非甚至認為她往後作品的文字風格都能從《我城》中找到原型；<sup>3</sup> 此外，曾有論者如黃維樑認為《我城》的文字「不清不通」，有「用詞造句的毛病」，<sup>4</sup> 這些有關文字的批評可能與非文字的標點符號有關。所以，本文選擇《我城》作為對象，以期全面地研究西西的標點符號運用。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標點符號的定義為「用來表示停頓、語氣以及詞語性質和作用的書寫符號。」<sup>5</sup> 關於標點符號的定義和用法，基於地區等不同因素可能會有差異；但值得注意的是，標點符號的運用沒有絕對的對錯，很多時候是

---

<sup>1</sup> 西西《我城》最初於1975年1月30日至6月30日在《快報》上連載，其後出版過四個版本，分別是素葉版（1979年）、允晨版（1989年）、素葉增訂版（1996年）及洪範版（1999年）。素葉初版經西西修改，只佔《快報》上的版本的三分之一。2010年內地新增簡體字版，但內容與洪範版一樣。何福仁：〈《我城》走過的一些日子〉，<https://zh.onecityonebook.hk/book-for-2020-zh>（2021年3月28日瀏覽）。因此，包括於《快報》上連載的版本在內，《我城》共有五個版本。本文使用洪範版為主，然而，不同版本之間標點符號的差異，對研究《我城》的標點符號有幫助，因此，其他四個版本於本文亦會作輔助使用。

<sup>2</sup>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2〉，《素葉文學》第17·18期（1983年6月），頁46。

<sup>3</sup> 余非：〈拉拉這抽屜——讀西西《我城》〉，《長短章：閱讀西西及其他》（香港：素葉出版社，1997年），頁31。

<sup>4</sup> 黃維樑：〈輕鬆有趣地載道——評西西的《我城》〉，載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香港：華漢文化，1988年），頁253。

<sup>5</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繁體字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74。

一種選擇。<sup>6</sup> 因此，本文旨在探討《我城》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所帶來的效果，並非指出對錯。

目前學界已有關於華文文學作品中標點符號的研究，多數集中於現代詩。然而，小說、散文等文類始終有別於現代詩，因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會使用標點符號，現代詩則可選擇是否使用。<sup>7</sup> 因此，現代詩的標點符號研究未必適用於小說及散文，其標點符號運用的價值和意義仍有待深究。不過，當中丁旭輝在〈現代詩中的標點符號〉探討標點符號於現代詩的四大功能，李桂媚及後將其調整成「音樂性」、「語義性」及「圖象性」，<sup>8</sup> 為本文討論小說與標點符號的關係時建立基礎，從而探討標點符號的運用在小說上的功能。

包括最早於《快報》連載的版本在內，《我城》共有五個版本。西西在洪範版的序上指出這個版本「比以前的繁茂了些，看起來最完整的了。」<sup>9</sup> 當中的標點符號應該是西西認為最恰當的選擇，因此除特別注明外，本文以洪範版為準。本文的研究特色在於除了採用文本細讀之外，亦輔以標點符號的統計，研究《我城》的標點符號。本文首先於第二章簡介漢語標點符號的功能，並輔以《我城》其他語言的譯本說明漢語標點符號的特色，然後於第三章統計《我城》的標點符號，找出各標點符號的數量及使用頻率，再於第四及第五章分別以「標點符號的使用」和「標點符號的省卻」為題，分成兩大方向，每節以一種標點符號，探討西西在《我城》中標點符號的運用、效果與深意，第六章為結語。

## 第二章 漢語標點符號

目前使用的漢語標點符號，其實只有約一百年的歷史。<sup>10</sup> 標點符號一般被認為是語文表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林穗芳對標點符號的功能有以下說明：

<sup>6</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香港：花千樹，2018年），頁8。

<sup>7</sup> 丁旭輝：〈現代詩中的標點符號〉，載丁旭輝：《淺出深入話新詩》（台北：爾雅出版社，2006年），頁199。

<sup>8</sup> 李桂媚：〈林亨泰新詩標點符號運用〉，《當代詩學》第6期（2010年12月），頁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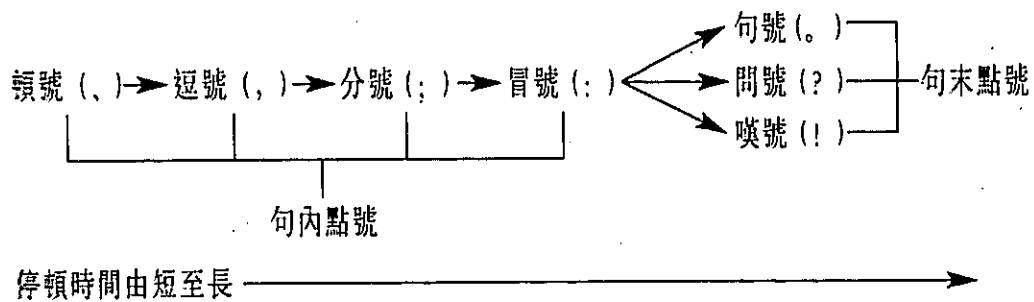
<sup>9</sup> 西西：《我城》（台北：洪範書店，1999年），頁i。

<sup>10</sup> 直至1920年2月，中華民國教育部才正式頒行《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議案》。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台北：五南圖書，2002年），頁8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於1951年公布《標點符號用法》，後於1990年及1996年重新修訂並發布。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84-85。除了政府之外，學界直到目前仍然出版、修訂有關標點符號的研究著作，可見漢語標點符號運用仍有許多研究、討論的空間。

標點的基本功能是輔助文字表情達意，用來表示停頓、語氣、語言單位的性質和作用及其相互關係。標點是供視讀使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再現話語的基本語調模式，並力求顯示話語的語法邏輯關係，使眼睛迅速掌握話語的結構和意思。<sup>11</sup>

因此，標點符號有三大功能，分別是「表示停頓」、「表示語氣」和「表示語言單位的性質和作用及其相互關係」。配合李桂媚調整後的現代詩中標點符號的功能，「表示停頓」與「音樂性」有關，其餘兩者則與「語義性」有關。

根據這些功能，標點符號可進一步分成標號（specification marks）和點號（separation marks）。標號的作用為「標示語言單位的性質和作用」，點號的作用則「在於點斷，即把線性排列的書面語切分成不同的語言單位」，<sup>12</sup> 何成邦更以圖表顯示「點號停頓時間的遞進關係」：



13

然而，標號和點號的劃分並不是絕對的，因為有些標點符號可以同時有標點和點號的功能。<sup>14</sup> 何成邦對「標號」和「點號」有更準確的描述：

標號是標示句子裡各種語言成分的性質、作用和關係的符號。[……]有些標號如破折號、省略號、連接號和間隔號，兼有表示停頓的功能。<sup>15</sup>

點號是表示句子中和句子之間不同性質停頓的符號，有些點號還兼有表達語氣的功能。<sup>16</sup>

<sup>11</sup> 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 37。

<sup>12</sup> 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 49。

<sup>13</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初版）（香港：花千樹，2002 年），頁 9。

<sup>14</sup> 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 50。

<sup>15</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143。

<sup>16</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15。

所以，標點和點號都可以同時有「音樂性」和「語義性」，只是主要和次要之分。在小說中使用不同的標點符號，可以影響句子的節奏，亦對讀者理解語氣、語義有所影響。

本章強調的是漢語標點符號。除了因為西西《我城》以漢語寫成，亦因為即使大部分語言的標點符號相似，但語言的特點依然使標點符號的用法、習慣各有不同。目前為止，《我城》只有由孔慧怡（Eva Hung）所譯的英文版 *My City: A Hong Kong Story*，以及由金惠俊（김혜준）所譯的韓文版《나의 도시》。<sup>17</sup> 為了突顯漢語標點符號與其他語言的標點符號有何不同，以下是《我城》三種語言版本的開首：

我對她們點我的頭。是了，除了對她們點我的頭之外，我還有甚麼話好說。這座古老而有趣的大屋子，有十七扇門的，而她們說：就給你們住吧。<sup>18</sup>

I nod my head to them. Well, except for nodding my head, what can I say?  
This old and fascinating mansion with its seventeen doors — they just said:  
You can live here.<sup>19</sup>

나는 그녀들에게 나의 머리를 끄덕였다. 그랬다. 그녀 들에게 나의 머리를 끄덕이는 것 말고 내가 또 무슨 말을 할 수 있을까. 이 오래되고 재미있는 큰 집에는 문이 열일곱 개 있었다. 그리고 그녀들은 말했다. 그럼 너희가 살도록 하마.<sup>20</sup>

儘管譯者在標點符號的運用上會有其他的考慮，但只有六十四字的一段，在翻譯成外語後，標點符號的使用情況已經可以十分不同。例如英語中的逗號主要與語法特徵有關，並不是根據停頓而使用，<sup>21</sup> 這與漢語中句意未完整但需要停頓時使

<sup>17</sup> 「至於外語翻譯，就我所知，只有英譯、韓譯。」何福仁：〈《我城》走過的一些日子〉，<https://zh.onecityonebook.hk/book-for-2020-zh>（2021年3月28日瀏覽）。

<sup>18</sup> 西西：《我城》，頁1。

<sup>19</sup> Xi Xi, translated by Eva Hung, *My City: A Hong Kong Sto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p.1.

<sup>20</sup> 시시, 김혜준 옮김, 《나의 도시》(서울: 지식출판사, 2011), 33 쪽.

<sup>21</sup> 「埃里克·帕特里奇（Eric Partridge）在《標點及有關符號用法》（*You Have a Point There: A Guide to Punctuation and Allies*）中寫道『英語——或可說英國英語和美國英語——標點主要是結構的或語法的或邏輯的標點[……]』（倫敦1953年版第7頁）[……]夸克等在《英語語法大全》（倫敦版1985年版）中也確認『標點主要同語法而不是節律（prosody）有聯繫』（第1624頁）。」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109。

用逗號的情況不同，<sup>22</sup> 所以譯文不能依照原文使用逗號，改成破折號；韓語因為是黏著語的關係，透過詞綴已能使讀者掌握句子的結構，<sup>23</sup> 所以引文沒有如漢語般使用逗號，但為了配合原文的節奏，便拆成六句完整句子。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各種語言的標點符號都有其特色所在。漢語與外語的標點符號最明顯的差異在於點號，漢語點號的種類和使用數量比外語點號多。<sup>24</sup> 因此，以漢語寫成的作品產生出原著獨有的節奏，甚至帶有與譯本不同的感覺；漢語標點符號在使用上亦因此比起外語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作者可以在句子的不同位置上使用含有不同停頓時間、語義的點號。作者在作品中的選擇，便是漢語標點符號的研究重點。

### 第三章 《我城》標點符號統計

西西《我城》洪範版中，包括標點符號在內的字數為101118字，標點符號則有11348個。《我城》裡各種標點符號的數量如下表所列：<sup>25</sup>

---

<sup>22</sup> 在英語裡，即使因為主語和謂語太長，導致實際說話時需要停頓，在書面語都不會加上逗號；而「在漢語，或者為了表示換氣所需的停頓，或者為了強調，或者為了分清句法結構，常在主謂之間加逗號。」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138。

<sup>23</sup> 「漢語屬於分析語，漢字屬表意的語素—音節文字，詞與詞之間一般不留空分隔，一個字屬上還是屬下在書寫形式上不顯示出來，所以需要使用較多的標點符號。朝鮮語屬黏著語，體詞與謂詞後附加表示不同的語法意義的詞綴，詞語之間留空分隔，句子的基本架構為『主語+賓語+動詞』，主賓動各有特殊的形態標誌，不會混淆，憑文字的形態和間隔安排不難把句子的結構層次和各個句子成分的組合關係分清楚，所以朝鮮語句內點號用得很少。」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136。

<sup>24</sup> 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133。

<sup>25</sup> 表格中的標點符號種類依照《現代漢語詞典》對「標點符號」的條目解釋中所列的十六種標點符號，而西西《我城》中並沒有此十六種以外的標點符號。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頁74。所列的標點符號再按照何成邦的《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將它們分成「句末點號」、「句內點號」及「標號」。



標點符號			數量 (個)	佔所有標點符號 (%)	佔總字數 (%)
句末點號 <sup>26</sup>	句號	。	3629個	31.979%	3.589%
	問號	?	9個	0.079%	0.009%
	嘆號	!	0個	0%	0%
句內點號 <sup>27</sup>	逗號	,	6652個	58.618%	6.578%
	頓號	、	318個	2.802%	0.314%
	分號	;	62個	0.546%	0.061%
	冒號	:	227個	2.000%	0.224%
標號	引號	「 」 <sup>28</sup>	86個 (43組)	0.758%	0.085%
	括號	( ) <sup>29</sup>	100個 (50組)	0.881%	0.099%
	破折號	——	259個	2.282%	0.256%
	省略號	……	2個	0.018%	0.002%
	着重號	·	0個	0%	0%
	連接號	— <sup>30</sup>	0個	0%	0%
	間隔號	·	0個	0%	0%
	書名號	《 》 <sup>31</sup>	4個 (2組)	0.035%	0.004%
	專名號	——	0個	0%	0%

在句末點號方面，句號佔極多數，而問號只有9個，但《我城》並不只有九句疑問句，而且小說沒有嘆號，所以句號取代問號的情況，以及《我城》的語氣與句末點號的關係為本文焦點之一。在句內點號方面，逗號的使用次數最多，而

<sup>26</sup> 「句末點號是用在句子結尾處的點號，以最長的停頓時間表示句意的完結。」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16。

<sup>27</sup> 「句內點號是用在句子內部的點號。換言之，是用在句意中間的點號。句內點號前面的意思並未完結，要跟後面的意思結合起來，才能表達完整的句意。」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63。

<sup>28</sup> 《現代漢語詞典》中所收入的引號為「“”」及「‘’」，不過香港地區較常用「「」」及「『』」。西西《我城》屬於後者，而且沒有「『』」，所以於表格只使用「「」」。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10。

<sup>29</sup> 括號還包括「[]」、「【】」，西西《我城》只有「( )」，故只於表格使用「(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10。

<sup>30</sup> 連接號還包括「-」、「~」、「——」，西西《我城》沒有使用連接號。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10。

<sup>31</sup> 書名號可分為雙書名號（《 》）和單書名號（〈 〉），西西《我城》只有雙書名號，故於表格內只使用雙書名號。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10。

頓號、分號、冒號亦有一定的數量，因此本文亦會研究其用法和效果。在標號方面，使用的有引號、括號、破折號、省略號及書名號，不過，省略號及書名號的數量極少，在《我城》中分別標示內容的省略和作品的名稱，屬正常用法，研究空間不大，因此並非本文研究重點。

本文的第五章為「標點符號的省卻」。然而，不是所有統計結果中沒有或較少使用的標點符號都值得重視，因為部分標點符號可被其他取替，其取替情況已於其他章節提及；十六種標點符號當中有些標點日常亦較少使用，例如：着重號和專名號。所以，比起統計結果中較少或沒有使用的標點符號，此章更重視一般寫作時會使用但在《我城》裡沒有使用的標點符號。例如，《我城》有許多段落的最後沒有句末點號，部分句子亦沒有應有的句內點號及標號，所以，省卻標點符號後所產生的影響也是本文所關注的重點。

## 第四章 標點符號的使用

### 第一節 句號

句號作為句末點號，具有標點符號中最長的停頓時間。句號的使用與句子的長短無關，只要句意完整就可以使用句號，<sup>32</sup> 然而句意的完整並不容易判斷，以下是《我城》中的一個例子：

他們請我去作體格檢查的場所叫牛角健康院。牛角健康院在牛角尖碼頭附近。牛角尖碼頭附近的一些店，內裡的電話一律粉紅色。<sup>33</sup>

例子共用三個句號，然而三句的內容都有關係，中間的兩個句號可以改作逗號。從例子可見，句子的意思怎樣才算完整，使用單句還是複句，幾乎都是作家的選擇，即使作家遵從標點符號的規範使用，當中依然存有不少自由。

不過在第四章，當敘述者阿果細緻地記述應徵電話機構技術人員的過程時，則有在句意明顯未完整的情況下使用句號的例子：

<sup>32</sup> 康文炳：《一次搞懂標點符號》（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頁18。

<sup>33</sup> 西西：《我城》，頁39。

我用墨水筆填寫了甲乙部各項，填的是姓氏。名字。身分證號碼。出生日期。出生地點。國籍。地址。電話。曾就讀學校。班級。從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sup>34</sup>

「姓氏」到「從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之間的句號應該使用頓號，不過因為使用句號，停頓時間的增加及句號所含有的完結意義反而更能表達項目之間的斷裂，表格內的項目在句號的分切下變得更加瑣碎。無論是否符合規範，句號很多時候都可以被句內點號取替，而《我城》則經常使用句號，從而增加停頓時間，令句子短促、不連貫，而且使本來可以組成複句的句子變成短句。

除了音樂性的影響之外，句號的語義性影響亦十分顯著。《我城》有一種敘述習慣不時出現，以下同樣是阿果應徵工作時的例子：

我並沒有把表格寄出去，因為他們說，自己帶去就可以。我照做了。<sup>35</sup>  
他們給我們每人一疊紙，請我們先做一些算術，後作一段文章。我做了。<sup>36</sup>

阿果敘述自己聽從指令的行為，當中的「我照做了」和「我做了」近乎冗筆，因為當敘述者提及別人對自己的指示後，除非特別指明，否則已經暗示自己即將遵從指示，但敘述者卻老實地交代自己的反應，使讀者感到奇怪。值得注意的是，「我照做了」和「我做了」因為前面使用句號，所以讀者在句號後便期待之後有新的內容，但之後卻是已經推敲得到的內容，使這種敘事句式更突兀。<sup>37</sup> 這種類似機械人接收指示後行動的敘述，比起成年人，更像語言能力不高、沒有重點地談及每個細節的孩童，而句號的運用則強調這種順從與稚拙。《我城》的語言充滿童趣，何福仁曾言這是「大孩子的語言」；<sup>38</sup> 同時黃維樑認為它「不清不通」，<sup>39</sup> 從以上例子可見無論效果好壞與否，這種笨拙的語言除了內容和表述方式之外，亦與句號的頻密使用有關。

<sup>34</sup> 西西：《我城》，頁 35。

<sup>35</sup> 西西：《我城》，頁 35。

<sup>36</sup> 西西：《我城》，頁 36。

<sup>37</sup> 這種句式有使用逗號的例子。例如第一章的開首敘述阿果剛剛搬到荷花們的大屋：「她們以為自己是王。她們囑我跟她們去看屋子，我去了。」當中「我去了」因為前面使用逗號，與上文關係比較緊密，所以比起使用句號，效果比較不明顯。西西：《我城》，頁 1。

<sup>38</sup>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載西西：《我城》，頁 253。

<sup>39</sup> 黃維樑：〈輕鬆有趣地載道——評西西的《我城》〉，載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香港：華

另一方面，《我城》的問句大多數都使用句號，而不是問號。只要疑問句或反問句的語氣平和，就可以以句號取代。<sup>40</sup> 由於句號與問號有一樣的停頓時間，所以句號取代問號的情況，所影響的只是句子的語氣。<sup>41</sup> 《我城》開首的名句一開始即為小說渲染無奈的氣氛，便是經典的例子：

我對她們點我的頭。是了，除了對她們點我的頭之外，我還有甚麼話好說。<sup>42</sup>

最後一句屬於反問句，而且句子沒有疑問語氣詞，語調會上升，<sup>43</sup> 改用問號雖然更能表達疑問語氣，<sup>44</sup> 但選用句號能令句子的語氣減至最平和，疑問句可以變成近乎陳述句的語調，使句子的「音高較低、調域變化較小、調長較短」。<sup>45</sup> 《我城》所有的句末點號幾乎都是句號，取代問號和嘆號後令敘述者的語言顯得平淡。

如果小說的內容平平無奇，並沒有影響敘述者的態度，句號的多用便不值一提。不過，《我城》其實不時提及沉重、嚴肅的議題。例如在第十二章，阿果敘述在假期與麥快樂等去旅行，途中看見古城的大砲時對一群年輕人有以下敘述：

當有人問過了砲會不會有一天忽然又轟的一聲響起來之後，這人繼續發問，這次，他問的不是大砲，而是和他一起來的同伴，他問：如果這砲忽然有一天又轟起來了，你怎樣呢。你會逃走嗎。你會守著這個城嗎。

46

---

漢文化，1988年），頁253。

<sup>40</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22。

<sup>41</sup> 「語氣泛指說話的口氣、各種情緒的表達方式，反映說話人的目的、說話人對所說內容或對聽話人的態度。」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41。

<sup>42</sup> 西西：《我城》，頁1。

<sup>43</sup> 語調即指「語句裡語音高低、快慢、長短、輕重、續頓構成的格調，用以表達說話人的思想感情。」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41。「疑問句不帶疑問語氣詞的用升調，帶疑問語氣詞的用降調。」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42。

<sup>44</sup> 「語言學依說話目的不同，把語氣歸納為四類：（1）陳述語氣（declarative mood），告訴別人某件事，描述事態、行動、情感或意見，或者對其表示肯定或否定。（2）祈使語氣（imperative mood），用來要求或制止別人做某件事。命令、禁止的語氣強烈，請求、勸阻、囑咐、催促的語氣較緩和。（3）疑問語氣（interrogative mood），用來提出某個問題，有的要求回答，有的不要求回答。（4）感嘆語氣（exclamatory mood），用來抒發某種感情，如喜悅、憤怒、悲痛、驚訝、恐懼等。」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41。

<sup>45</sup> 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43。

<sup>46</sup> 西西：《我城》，頁163。

「年輕人」一連追問三個問題，內容有關會否為這個城犧牲，疑問語氣應該強烈，但在阿果的敘述中，句號卻使之變成引發內省的陳述。《我城》經常明顯地透過敘述者平淡的語言敘述嚴肅的話題，而語氣平和的句號則減卻敘述者質問的語氣。這種偏向陳述、平淡的語調甚至與《我城》的創作意念有關：「我們的生活環境的確有許許多多的問題。而年青人怎樣應付呢？……用另外一種眼光去看，另外一種態度，一種樂觀、善意的態度。」<sup>47</sup>《我城》的原意，就是撇除一般小說「悲哀愁苦，扳起臉孔」的風格，<sup>48</sup>以「樂觀、善意的態度」看問題。無論是如余非所言《我城》的敘述者「輕舟一葉便渡過『我城』裏的種種哀傷」，<sup>49</sup>或如王德威認為西西「時有故作天真之虞」，<sup>50</sup>《我城》裡的角色除了面對問題時樂觀、積極之外，小說亦不刻意書寫、甚至掩蓋敘述者悲傷、激動的情緒，而大量運用語氣平和的句號便是手段之一。

## 第二節 逗號

逗號是《我城》用得最多的標點符號，共有 6652 個。不過，讀者不難發現這部小說其實不需要如此多的逗號，當中逗號取代頓號、冒號的情況較為顯著：

連著起居室的，是一個露台，一間臥室，一間小房間，一間浴室和一個廚房。<sup>51</sup>

我於是對他說，我今天遇上三道彩虹了。<sup>52</sup>

逗號是句內點號，只「表示句子或語段內部的一般性停頓」，<sup>53</sup>在某些情況下應使用其他點號。在第一個例子，「一個露台」至「一間浴室」的詞語都有並

<sup>47</sup>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 3〉，《素葉文學》第 19 期（1983 年 8 月），頁 25。

<sup>48</sup>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 3〉，《素葉文學》第 19 期（1983 年 8 月），頁 25。

<sup>49</sup> 余非：〈拉拉這抽屜——讀西西《我城》〉，《長短章：閱讀西西及其他》，頁 30。

<sup>50</sup> 王德威：〈都市風情——評西西的《美麗大廈》〉，《閱讀當代小說：臺灣·大陸·香港·海外》（台北：遠流，1991 年），頁 241。

<sup>51</sup> 西西：《我城》，頁 46。

<sup>52</sup> 西西：《我城》，頁 38。

<sup>53</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78。

列關係，因此逗號可以改作頓號，<sup>54</sup> 不過使用逗號會有較長的停頓時間，兼有強調效果；<sup>55</sup> 在第二個例子，「說」之後的句子是引語，逗號應該改作冒號，<sup>56</sup> 因為逗號沒有「提引下文」的功能，而《我城》裡很多引語前都使用逗號。<sup>57</sup> 標點的規則不能凌駕文學，但不能否認比起逗號，在以上情況使用頓號、冒號的話會讓讀者更能掌握句子結構。然而，《我城》成書以來洪範版已經是第四版，從小說的其他部分亦可見西西並不是不懂得使用頓號或冒號，所以可以推敲得到西西特意在這些情況下運用逗號，令句子呈現出鬆散的狀態，並使《我城》的整體文字風格有輕鬆、不認真的感覺。

江千慧曾以《我城》作為例子，探討西西小說中句子的「切分」，<sup>58</sup> 其研究與逗號運用極有關係。她於論文指出《我城》的敘述特色在於某些部分「特別鬆散碎裂，故意把一句話分成好幾口氣講」，文本的其他地方「依口語基準斷句」。<sup>59</sup> 她亦提出《我城》頻繁地使用不需要的逗號，切斷句子，其手段有「攔截閱讀過程、干擾閱讀通暢、迫使視覺瞬間集中在一個地方的功能」，<sup>60</sup> 可見《我城》的逗號同時具有音樂性與語義性的影響。

另一方面，西西曾於 2016 年談及文學中的逗號，當中的內容幾乎可用來詮釋江千慧的研究成果。西西在影片中形容王文興《剪翼史》每句句子都很短，與其他小說不同，讀者不能「一口氣」讀很多句，這樣的選擇是要令讀者「慢慢看」。<sup>61</sup> 儘管《我城》與《剪翼史》在標點符號運用上十分不同，西西在《我城》的目標也是減慢讀者閱讀時的速度，以下是第十章的例子：

<sup>54</sup> 頓號其中一項功能是「用在句子內部並列或遞加項目之間，表示最短的停頓。」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頁 64。

<sup>55</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97。

<sup>56</sup> 冒號其中一項功能是「用於提示性詞語之後，以較長的停頓提引下文」。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131。

<sup>57</sup> 關於在作品中不特別標示引語可參考西西的專欄文章〈標點，作家的符號〉，她提及到使用引號標明引語的問題，認為「引號頻繁的一開一關其實是干擾，沒有人會因為沒有那種開關而不得其門而入。」西西：〈西西專欄：標點，作家的符號〉，<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西西-80585>（2021 年 3 月 28 日瀏覽）。

<sup>58</sup> 江千慧把「切分」定義成「為著通暢之外，其他有意識的目的所做的標點安排」。江千慧：《機關、跳針、快門——論西西的小說藝術》（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2。

<sup>59</sup> 江千慧：《機關、跳針、快門——論西西的小說藝術》，頁 12

<sup>60</sup> 江千慧：《機關、跳針、快門——論西西的小說藝術》，頁 14。

<sup>61</sup> 西西發言，鄭妙荃記錄：〈西西談逗號：一個文學的角度〉，<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西西談逗號-一個文學的角度/>（2021 年 3 月 28 日瀏覽）。

平日，你會乘搭車輛，但今天，街上的車輛很少，你見到的車，都是綑紮了的包裹。<sup>62</sup>

在例子中「你見到的車」之後的逗號是「表示主語和謂語之間的停頓」<sup>63</sup>，但因為句子中主語和謂語都不長，所以省略也可。而例子的「平日」、「但今天」之後的逗號屬「句首狀語後的停頓」<sup>64</sup>，即使不宜省略，<sup>65</sup>但省略後句子也不難讀。從以上例子可見，西西在規範下使用幾乎所有可以用上的逗號，務求令讀者只能緩慢地閱讀句子，產生音樂性的影響。

上述例子的逗號只是拖慢閱讀速度，但《我城》有不少阻礙閱讀的逗號，即江千慧所指的「切分」。例如第十七章講述很多「尺」在量度「字紙」，為了說明尺的數量和其意見之多，有以下句子：

另外的一些尺繼續說的是：講許多螞蟻蜜蜂的是自然主義，在海灘上種花是存在主義，等等。<sup>66</sup>

「等等」之前不需要加逗號，不過加上逗號之後突然有了額外的停頓，使「等等」成為句子的焦點，突顯「尺」的麻煩之餘，甚至帶有敘述者的厭倦。因此，逗號於《我城》亦有強調的功能，帶有語義性影響。

《我城》的逗號逼使讀者「慢慢看」；相反，小說中卻諷刺地出現不需要閱讀的「即沖小說」，「喝」下小說的人腦內仿如看電影般浮現小說情節，方便沒有時間閱讀和讀不懂作品的人，所以是「偉大的發明」。<sup>67</sup>羅貴祥認為以「可口的食物」比喻流行小說，有別於劉以鬯《酒徒》中的「害蟲」，西西對大眾文化即使有所批評，但態度不如劉以鬯般強硬、直接，<sup>68</sup>而透過這種在《我城》展現的態度，可以進一步理解小說中逗號的含意。《我城》雖然沒有否定這些節奏急促、容易閱讀的「即沖小說」，但實際上在小說裡卻透過逗號營造出不常見的緩慢節奏，這種背道而馳的寫法間接地對流行小說呈現反抗的姿態。西西比起透過直接的語言，反而從小說的創作實踐上表達自己的立場，

<sup>62</sup> 西西：《我城》，頁 123。

<sup>63</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78。

<sup>64</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80。

<sup>65</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81。

<sup>66</sup> 西西：《我城》，頁 218。

<sup>67</sup> 西西：《我城》，頁 193-194。

<sup>68</sup> 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說中表現的大眾文化觀念〉，載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台北：書林，1994年，第一版），頁 27。

可見《我城》刻意地頻繁出現的逗號，展現西西對大眾、商業文化婉轉的態度。

### 第三節 頓號

《我城》的頓號與一般用法無異，皆「表示語段中並列詞語之間或某些序次語之後的停頓」，<sup>69</sup> 本章於第二節亦曾提及逗號取代頓號的情況，並指出頓號的停頓時間在句內點號中最短，其強調效果較弱。不過，小說中頓號的數量卻意外地有 318 個之多，是除了句號、逗號之外使用得最多的標點符號。

當讀者看見項目與項目之間使用頓號，便立即掌握項目擁有相同的性質，得知敘述者正在羅列項目。《我城》不時羅列事物，以下是講述搬家的第三章中的其中一部分：

廚房裡的鍋、鏟、筷子、水壺、麵餅、粉絲、草菇、薑、蜜棗、冰糖、蒜頭、腐竹、紙包菜湯，都搬出來，堆在一起，放進他們帶來的籬裡。並且把毛巾、牙刷、牙膏、洗頭水、圓鏡、風筒，連同溫度計、紅汞水、碘酒、消毒膏布，也放進他們帶來的籬裡。<sup>70</sup>

敘述者不厭其煩地羅列事物，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事物裡沒有一項在小說之後再次出現。同時，這些事物與小說的情節其實亦沒有太大關係，即使以「等」取代以上大部分的物件，對讀者理解搬家的主題及此章的故事都沒有影響。

不過，《我城》所羅列的細節卻是讀者想像「城」的渠道。金惠俊認為小說經常展現「與以前近代的農村事物有所區別的」城市事物，例如上述引文中的「溫度計」、「紅汞水」等，<sup>71</sup> 而且這些都是香港人生活中熟悉的事物。<sup>72</sup> 《我城》全文從來沒有提及「香港」二字，然而，小說之所以會令讀者認為

<sup>69</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64。

<sup>70</sup> 西西：《我城》，頁 26。

<sup>71</sup> 金惠俊：〈《我城》的香港想像與方式〉，《文學評論》第三十七期（2015 年 4 月 15 日），頁 18。

<sup>72</sup> 金惠俊：〈《我城》的香港想像與方式〉，《文學評論》第三十七期（2015 年 4 月 15 日），頁 19。



「城」有可能指涉香港，除了因為小說裡談及的社會問題與香港的處境相似之外，亦因為這些所羅列的生活細節使讀者想像到香港。<sup>73</sup>

此外，這些物件更具體地描繪一般香港市民可以享有的生活。以第三章中搬家時所羅列的物件為例，因為家中堆滿各式各樣與起居飲食有關的用品，所以搬家時好像重新發現一樣，羅列各種在日常生活中用到但並不起眼的物件，為讀者帶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家庭溫暖。《我城》裡的頓號意外地多，正好解釋小說經常羅列細節，而這些在小說中轉瞬即逝的物件，正是建立平凡又充滿人情味的「城」／香港的工具。

#### 第四節 分號

分號用於「複句內部並列關係分句之間」，以及「非並列關係的多重複句中第一層分句之間」，<sup>74</sup> 其停頓時間比逗號長，亦比句號短。林穗芳認為「分號由句號加逗號構成，句號在上，逗號在下，表示在句中所處的地位是介於句號和逗號之間」。<sup>75</sup> 所以，當句子需要比逗號更長的停頓，但用句號不能表達與之後的句子有密切關係時，則可以使用分號，以突顯複句的結構。

《我城》共有 62 個分號，第一個使用的分號已經充分發揮其功能：「有一次，我記得她們像荷花，即是說，燦爛；另外一次，我記得她們像蓮藕，灰麻泥巴嘴臉。」<sup>76</sup> 例子中的分句有並列關係，敘述荷花們兩次出現時的外貌；然而，分號比起純粹使複句的結構更加分明，同時亦突顯荷花們兩次出現時的反差，正如之後第七章敘述荷花們只買書而不看書一樣，<sup>77</sup> 表達她們的「燦爛」只是裝扮出來，而阿果就在這種看似不經意的敘述下流露出對荷花們的評價。

《我城》亦有非並列關係的例子：「阿北對著自己做的門餓了幾天肚子，忽然把舖子關上；第二天，即到木馬道一號當了看門。」<sup>78</sup> 在第七章，因為沒有人買阿北堅持用自己的方法所造的門，所以阿北無法維持生計，最後到了荷

<sup>73</sup> 關於《我城》的「城」是否指涉香港，論者有不同看法，例如何福仁認為《我城》所敘述的「城」可以是香港，也可以是任何一個城。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載西西：《我城》，頁 253。

<sup>74</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108。

<sup>75</sup> 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 235。

<sup>76</sup> 西西：《我城》，頁 1。

<sup>77</sup> 西西：《我城》，頁 87。

<sup>78</sup> 西西：《我城》，頁 80。

花們的家當保安員。例子中，「阿北關上舖子」和「到荷花家工作」在時間上有一定的距離，兩者之間亦應該補上情節，例如阿北去應徵工作；但是，比句號停頓時間短的分號卻抹去中間的過程，製造出快速的轉折，而分號為句子間表達密切關係的功能，亦彷彿為兩種截然不同的職業荒謬地扯上關係，突顯出阿北生活上的諷刺。從造門變成「看門」，西西輕輕一句就道出阿北的無奈。由此可見，除了句子之間本來的關係之外，運用分號亦可加強句子之間的連繫，影響小說的敘述。

分號強調句子之間的對照，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個例子其實是西西修訂的成果。從快報到洪範版，當中的分號都是西西之後在校稿時修改而來的。<sup>79</sup> 這些痕跡可見西西在標點符號上別出心裁之餘，亦見她在修訂時除了修改文字、增刪情節之外，亦重視句子之間的邏輯，從而為小說增添諷刺的喜劇效果。

## 第五節 冒號

冒號表示「提示下文或總結上文的停頓」。<sup>80</sup> 本章於第二節曾提及《我城》在引語前不時以逗號取代冒號，不過冒號依然有 227 個之多。冒號擁有句內點號中最長的停頓時間，與頓號、逗號、分號比較之下，其特別長的停頓時間強調後文的重要性，而冒號本來亦具有提示下文的意思，換言之，冒號的音樂性和語義性功能都能喚起讀者的注意。在第三章，敘述者多次以「搬家就是：」開首，敘述搬家時的活動，例如：

搬家就是：掃出七桶垃圾，三抽屜灰塵。這些灰塵，不免是一團一團的了，裡面有十多枚沒手沒腳的牙籤，幾隻朝天躺臥的蟑螂，一把衣夾

<sup>79</sup> 在荷花們的例子，文字沒有改變，惟素葉增訂本前均使用句號，直至素葉增訂本才開始使用分號。詳見西西：《我城》，《快報》（1975年1月30日）。西西：《我城》（香港：素葉出版社，1979年），頁1。西西：《我城》（台北：允晨文化，1989年），頁1。西西：《我城》（增訂本）（香港：素葉出版社，1996年），頁1。在阿北的例子，《快報》連載版上的「阿北」叫「阿東」，當中的句子是：「阿東對著自己做的門看了幾天之後，忽然把舖子關上。第二天，即到木馬道一號當了看門。」西西：《我城》，《快報》（1975年4月6日）。在素葉初版，「阿東」改成「阿北」，「看了幾天之後」改成「餓了幾天肚子」，並把句號改成逗號，直至允晨版才開始使用分號。見西西：《我城》（香港：素葉出版社，1979年），頁76。西西：《我城》（台北：允晨文化，1989年），頁74。西西：《我城》（增訂本）（香港：素葉出版社，1996年），頁74。

<sup>80</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131。

子，幾個五分的硬幣，一枝很短的鉛筆，還連著橡皮頭的。另有一盒小號的萬金油，已經乾了，看起來如一幅分省的地圖。<sup>81</sup>

西西在第三章使用「就是：」這種接近字典的定義手法去重新說明搬家是甚麼。董啟章曾對《我城》提出「零度經驗」的概念，指在「文本中把現實經驗『還原』」後，成為「既有經驗以外的東西」，他認為：「在極普通以至於在現實經驗中不僅再引起思考的事情上，西西卻以仿似笨拙而煞有介事的語言詳加描述」。<sup>82</sup> 而上述引文便是「零度經驗」的例子：「搬家」是一般大眾都能理解的概念，不需要作任何解釋，然而西西抹去一般「把家搬去別的地方」的定義，反而以敘述者的經驗，重新告訴讀者搬家是甚麼。在這過程中，西西雖然為「搬家」提出新定義，然而沒有與本來的「搬家」有衝突，只是忽略把「把家搬去別的地方」的意思，把搬家時順便打掃後會意外發現事物的現象放入「搬家」的概念中，呈現出另一種的寫實。

當中，冒號透過其最長的停頓時間及其本來帶有的意思，強調下文的重要性，然而讀者卻發現下文只是描述表面，甚至微不足道的細節，與本來期待的、大眾一般認知的「搬家」不同，冒號因此增強「零度經驗」所引致的陌生化。「搬家即是：」的例子，正可反映何福仁的說話：「《我城》針對的是陳腐的語言和思維」。<sup>83</sup> 所謂「陳腐」就是一成不變、易於想像的，《我城》冒號之後的內容，很多時候就是讀者所意想不到的，而冒號帶來的強調，猶如對讀者的當頭棒喝。

## 第六節 引號

引號的作用在於「標示語段中直接引用的內容或需要特別指出的成分」。

<sup>84</sup> 在《我城》裡，有不少事物被重新命名，例如「漂亮糖」<sup>85</sup> 及「很好吃」

<sup>86</sup>，兩者是敘述者對家裡感冒藥的別稱，所以每當在《我城》出現都會加上引

<sup>81</sup> 西西：《我城》，頁 26。

<sup>82</sup> 董啟章：〈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城》和《剪紙》〉，《過渡試刊之二》（1995年5月），頁 17-18。

<sup>83</sup> 何福仁：〈《我城》走過的一些日子〉，<https://zh.onecityonebook.hk/book-for-2020-zh>（2021年3月28日瀏覽）

<sup>84</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144。

<sup>85</sup> 西西：《我城》，頁 6。

<sup>86</sup> 西西：《我城》，頁 8。

號。然而，《我城》有不少事物被重新命名並沒有加上引號，例如被稱為「動物報」<sup>87</sup>的馬經、被稱為「機器鳥」<sup>88</sup>的飛機。除此之外，金惠俊指出《我城》為了把空間「場所化」，將香港的地名「稍作變型」，例如將尖沙嘴改成「肥沙嘴」、將荃灣改成「全灣」等。<sup>89</sup>這些事物雖然被重新命名，但均並沒有如「漂亮糖」一樣於文中加上引號。

不過，如果仔細留意《我城》引號中的文字，便發現引號的使用在《我城》遵從嚴謹的規則。「漂亮糖」、「很好吃」因為是敘述者與家人之間才明白的稱呼，因此需要使用引號。然而，「機械鳥」、「肥沙嘴」等的情況則不同，讀者雖然知道這是從現實中更改而成，但這些詞語已經是小說中虛構世界的概念，每次使用時並不需要特別注明，正如我們不會為飛機和尖沙咀加上引號。因此，從這些引號的使用，可見西西對《我城》中的「城」及香港之間的界線劃得十分清楚。

另一方面，引號除了可以標示別人的引語，也可標示自己的引語。不過，《我城》裡有時會出現難以令人判斷的引語。例如在第四章敘述者阿果在報紙上閱讀招聘廣告時的敘述：

我看見「我們是電話機構」，「我們是圖書館」，「我們是游泳池」；

我喜歡「我們是電話機構」。於是，我就對他們說了：

我是阿果

我想當技術人員

訓練我好了<sup>90</sup>

引文中引號內的文字，理論上應該是報紙上招聘廣告的引文，不過三則招聘廣告上都有「我們是甚麼」的句子似乎不太合理，所以引號內的引語有可能是阿果閱讀報紙後腦內所產生的訊息。以上例子反映《我城》引號內的並不只是人物的話語或是想法，有些是敘述者在腦內解讀後的訊息。敘述者的思想與敘述來源於同一個體，然而敘述者需要透過引號引用從自己腦海中擷取的訊息，是機械化的表現。這一種「機械」並不代表《我城》的角色不是人類，這反而是

<sup>87</sup> 西西：《我城》，頁 106。

<sup>88</sup> 西西：《我城》，頁 81。

<sup>89</sup> 金惠俊：〈西西《我城》中以空間為中心的香港想像與方式〉，《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 12 卷 2 期（2005 年 6 月），頁 111。

<sup>90</sup> 西西：《我城》，頁 34。

人類刻意模仿非人類的思考模式；形成陌生化的效果之餘，也有不正經、胡鬧的感覺，令讀者覺得這是西西筆下經典的童稚語。

## 第七節 括號

按照一般括號的用法，《我城》裡括號的功能可分為兩種：標示「序號」<sup>91</sup> 及「注釋、補充或感受」<sup>92</sup>。

首先，《我城》有出現以括號和阿拉伯數字所結合的序號。在第六章，敘述者於開首說：「這裏是一些給大家看看的相片」，<sup>93</sup> 之後每一段的開首都以「(1)」等序號開始，描述「照片」裡的內容，並敘述麥快樂於快樂王子公園當管理員，可見西西敘事上的創新。此時括號只作為數字的外殼，有醒目的作用。

括號的另一功能則可與凌逾的研究成果結合。凌逾認為西西的「括號敘述」從電影劇本演變而成，<sup>94</sup> 她「有意運用括號加插注釋，則根源於電影繁榮的時代風氣」，凌逾更提出《我城》運用「括號蒙太奇」，並有「多聲道並置」的作用。<sup>95</sup> 她認為第二章中敘述悠悠的生活時出現的括號是「反諷聲道」，表達悠悠心裡的「委曲情緒」；第十三章中阿果與母親對話時出現的括號是「記憶抒情聲道」，表達「對回憶的反思」；如第一章中所出現的六個括號是「解釋說明聲道」，有「補充定義作用」，<sup>96</sup> 可見其論述與括號的「注釋、補充或感受」功能有關。凌逾整理出各種括號的作用，但無論括號的作用是甚麼，《我城》括號的特色皆在於它違背讀者對括號的期待。小說中，括號比起為正文作註釋，讓讀者順暢地理解情節，更多時候反而故意對讀者造成干擾，以下是第一節中「解釋說明聲道」的例子：

那樣以後，我遇見的是一道拱門（拱門的形狀，即是一種一磅重的方麵包的橫切面）。拱門的外面是長廊（長廊的牆上如果掛一幅土耳其掛氈一定最好看）。長廊的末端是面天的橋道（橋道即是架空的道路）。橋

<sup>91</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170。

<sup>92</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166。

<sup>93</sup> 西西：《我城》，頁 61。

<sup>94</sup> 凌逾：《跨媒介敘事——論西西小說新生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57。

<sup>95</sup> 凌逾：《跨媒介敘事——論西西小說新生態》，頁 58。

<sup>96</sup> 凌逾：《跨媒介敘事——論西西小說新生態》，頁 60-61。

道下面是天井（天井即是露天的院落）。天井裡有樹（一棵是番石榴，另外一棵不是番石榴）。樹上的枝葉正在細心地剪裁由日光白描好的紙樣，打算糊在地面花磚格子的鼻子上（番石榴花的香味會留在鼻子上）。<sup>97</sup>

當中「（一棵是番石榴，另外一棵不是番石榴）」可以代表西西使用括號的態度。論者如何福仁均指出此句模仿魯迅〈秋夜〉中的名句：「在我家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sup>98</sup> 魯迅的句子其實可以改成「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棗樹」，然而西西有意模仿以「不簡潔」有名的句子，正好說明《我城》中括號的運用並不只是清晰、快捷地為正文註釋。從其他例子亦可看見括號內的文字比起傳達與故事情節相關的內容，反而是漫不經心的評論、比喻，抑或是類似冒號後出現的「零度經驗」，實際上並沒有協助正文的敘述。

《我城》裡有所謂「解釋說明」意圖的括號幾乎對情節發展不起任何作用，甚至可能只是寫作時無意中所產生的聯想，而括號作為「新小說」的「文體標誌」，<sup>99</sup> 與《我城》的敘事形式其實不無關係。王家琪認為於六十年代劉以鬯、西西受到羅伯－格里耶的「新小說」影響，《我城》「在敘述、語言和人物等方面都受『新小說』啟導」，當中的敘述就是「非線性敘述」。<sup>100</sup> 《我城》的括號有時在正文頻密地插入不太相關的文字，使讀者短暫脫離本來的敘述，從而干擾正文的線性敘述，弱化情節在小說中的重要性。

西西曾在允晨版的序上提及「文警」批評《我城》，他們認為小說「不知道在寫甚麼」、「散步的拍子離了譜」，但西西卻說聽後感到高興。<sup>101</sup> 這些文警之所以對《我城》有如此批評，很可能是因為《我城》並不是以情節為主的小說，不符合主流的敘述特色，而西西有如此反應，亦證明她本來就想寫不以情節為主的小說。正因為括號所包含的內容不服務於小說的高潮和結局，使用

<sup>97</sup> 西西：《我城》，頁3。

<sup>98</sup>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載西西：《我城》，頁258。

<sup>99</sup> 凌逾：《跨媒介敘事——論西西小說新生態》，頁57。

<sup>100</sup> 王家琪：〈論法國新小說家羅伯－格里耶與當代中文文學的「非人性化」實驗——以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學及八十年代末中國當代文學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第三十五期（2019年6月），頁129。

<sup>101</sup> 西西：《我城》（台北：允晨文化，1989年），頁1-2。

括號成為不斷旁生枝節的手段。在新小說的影響下，《我城》括號成為表面為正文注釋，實際上擾亂典型小說線性敘事的工具。

西西對這種敘事的堅持，最能體現於素葉初版上。素葉出版社中「素葉」的意思是「數頁」，因為經濟問題不能出版太厚的書，初版最後刪剩六萬字，<sup>102</sup> 然而，西西寧願把部份章節刪去，都不願意刪走括號的內容。《我城》括號的文字雖然可以視為枝節，即使刪去亦不阻礙讀者理解小說的內容，但從素葉初版可以看出，在西西眼中括號都是小說不可刪走的內容，甚至比正文更為重要。

最後，《我城》的括號還有罕見的強調功能。在第四章，阿果應徵技術人員時要用英文作文，內容提及想與外星人聊天，及後向讀者解釋原因：

如果是真的，何不和他們在電話上聊一陣（天）呢。就說，好久不見了，你們好。我們這裡此刻是白（天），你們那裡是甚麼（天）呢。我們這裡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你們那裡是多少（天）呢。然後，請他們來喝茶。<sup>103</sup>

例子中不斷括著「天」，巧妙地運用中文一字多義的特質，然而這樣的用法無疑令譯者帶來很大的挑戰。<sup>104</sup> 一般而言，如果要標明句子中的成分，通常會使用引號，例如是「著重論述或強調的對象」、「具有特殊含義的詞語」。<sup>105</sup> 然而，例子中的行文其實沒有強調「天」，亦沒有特殊含義，所以使用引號亦不合適。在沒有適當的選擇下，括號則擔當標示這種特殊性質的角色，使敘述者在括號的輔助下語帶雙關地與外星人聊「天」，在應徵考試中不忘展現童真和好奇心。

<sup>102</sup> 西西：《我城》（台北：允晨文化，1989年），頁2。

<sup>103</sup> 西西：《我城》，頁37。

<sup>104</sup> 無論是英譯本還是韓譯本，都有於相應詞語中使用括號，但無法以同一詞語把所有的「天」譯出。英譯本中的「天」有「to them」、「time」及「days」。Xi Xi, translated by Eva Hung, *My City: A Hong Kong Story*, p.30. 韓譯本中的「天」有「하루 종일」、「낮」、「날」、「일」及「며칠」。시시, 김혜준 옮김, 《나의 도시》, 91 쪽.

<sup>105</sup> 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276-277。

## 第八節 破折號

破折號「標示語段中某些成分的注釋、補充說明或語音、意義的變化」，<sup>106</sup> 但《我城》除了第十六章中的「木——材——」以破折號標示延長聲音之外，<sup>107</sup> 其餘 257 個破折號皆用於開啟對話。開新一段並以破折號開首，是《我城》引用直接引語的風格。<sup>108</sup> 以下是《我城》的例子之一：

阿髮於是就問悠悠了：

——到了六十歲

——你還吃冰棒嗎<sup>109</sup>

《我城》的版本甚多，但從在快報上連載開始，西西一直使用這種對話的寫法。<sup>110</sup> 黃維樑對這種寫法有如此評價：

一般作品的方式則為：

阿髮於是問悠悠了：「到了六十歲，你還吃冰棒嗎？」

我對西西寫對話的方式很反感：除了標奇立異、浪費篇幅外，毫無好處。<sup>111</sup>

透過這種方式寫對話未必毫無好處，但黃維樑在小說排版上的確提出了很實際的問題：《我城》一開始於《快報》連載，報紙的空間有限；《我城》素葉初版又被逼刪剩六萬字，為何還要堅持使用比較花費篇幅的方法？

西西於2018年曾在專欄發表以〈標點，作家的符號〉為題的文章，當中討論的就是小說中呈現對話的方式，而黃維樑認為較好的方式，西西稱之為「板塊文字模式」，<sup>112</sup> 這種方式最不浪費篇幅，但文字會密密麻麻。本章於第二節提出西西在《我城》以逗號希望讀者「慢慢看」，而在這種引用對話的方式下，因為佔兩格的破折號以及隔行，可以拖慢讀者的閱讀速度。除此之外，西

<sup>106</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179。

<sup>107</sup> 西西：《我城》，頁 208。

<sup>108</sup> 破折號置於對話前方，是法文、俄文中常見的用法。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 320。

<sup>109</sup> 西西：《我城》，頁 190。

<sup>110</sup> 在《我城》之前，西西亦已經採用過此種引用直接引語的風格。《象是笨蛋》是結集西西早期作品的中篇小說集，當中三篇小說都有採用《我城》標示直接引語的方式。

<sup>111</sup> 黃維樑：〈輕鬆有趣地載道——評西西的《我城》〉，載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香港：華漢文化，1988年），頁 252。

<sup>112</sup> 西西：〈西西專欄：標點，作家的符號〉，<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西西-80585>（2021年3月28日瀏覽）。



西於〈標點，作家的符號〉亦有提及若澤·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雙生》（*The Double*）中每個標點符號後會空一個字位，當中她所描述的好處或者可以解釋這種引用對話的方式：「書頁中充滿許多罕見の間隙，彷彿無限通透遼闊，為內容營建出奇特的效果。」<sup>113</sup> 在西西眼中，小說裡值得重視的不只是文字或配圖，當中的空隙亦能影響閱讀。而《我城》作為「活潑的小說」，<sup>114</sup> 運用破折號與隔行的方法引用對話，則可以去除一般排版下文字稠密的感覺，減少為讀者帶來的負擔。

## 第五章 標點符號的省卻

### 第一節 句末點號

句末點號位於句子的最後，表示句意完結，包括句號、問號及嘆號。<sup>115</sup> 《我城》有不少句子最後沒有使用句末點號，但因為這些句子通常之後會分段，所以讀者會得知句子已經完結。

即使一般語文表達必須使用標點，但有部份情況下習慣不用句末點號，例如是標題。在第四章，關於瑜和丈夫的敘述中出現「時間：早上八時」、<sup>116</sup> 「地點：起居室」、<sup>117</sup> 「人物：二人」，<sup>118</sup> 這些標題出現後轉換了之後所聚焦的內容；而這種方式在第十六章再度出現，例如「這一回：狗」、<sup>119</sup> 「這一回：七〇九」、<sup>120</sup> 「這一回：大街」，<sup>121</sup> 西西運用這些句式相似的標題使轉換敘述內容時變得更自然。此外，以點列形式出現的文字也經常不使用句末點號，而《我城》有時亦會使用序次語，把小說人物的動作、想法等列出來。每

<sup>113</sup> 西西：〈西西專欄：標點，作家的符號〉，<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西西-80585>（2021年3月28日瀏覽）。

<sup>114</sup> 西西：《我城》（台北：允晨文化，1989年），頁1。

<sup>115</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16。

<sup>116</sup> 西西：《我城》，頁44。

<sup>117</sup> 西西：《我城》，頁46。

<sup>118</sup> 西西：《我城》，頁47。

<sup>119</sup> 西西：《我城》，頁198。

<sup>120</sup> 西西：《我城》，頁202。

<sup>121</sup> 西西：《我城》，頁204。

當這種情況出現，所列出的內容通常不會使用句末點號，例如在第一章，阿果敘述親戚在喪禮上打呵欠的動作：

- 一、把手朝面前迅速一伸
- 二、把臂彎見禮式一屈
- 三、把眼珠子凝定手腕上<sup>122</sup>

打呵欠是不需解釋都能理解的行為，但例子卻透過序次語把行為分拆成幾個動作，而這種配合分段、沒有句末點號的點列式文字在小說不時出現，使角色的行為機械化，產生陌生化的效果。

另一方面，現實生活上某些類別的文章亦會省卻句末點號，例如廣告、價目表等，而《我城》則透過省卻句末點號，從而模仿這些現實生活上會看到的文字，並「剪貼」在小說裡，產生圖象性意義。例如在第二章敘述悠悠的儲物箱時出現以下的得分牌：

有一個人，對世界上的各類物事的看法，是這樣的：

可以用來擺設觀賞，如蘭花，雕刻	五分
可以填飽肚子胃口，如牛排，蝸牛	三十分
可以穿戴了上街令人羨慕，如皮裘，鑽石	三十分
掛起一個響噹噹招牌，如名著，名畫	一百分
可以換來一個勳章，如慈善，做大官	一十分
將來可以高價出售，如房屋，股票	三千分 <sup>123</sup>

西西其實可以用標點使之變成「一段」文字；然而，使用得分牌的方式描述現代人世俗的價值觀，彷彿人生是一場累積分數的遊戲，在看似充滿童趣的語言下反而更有諷刺的味道。

不過，在《我城》中最明顯省卻句末點號的例子，是本文於第四章第八節曾提及的以破折號開啟的引語。除了第十章的三個例子之外，《我城》中獨立一段、以破折號開始的引語最後都沒有句末點號。以下是第一節裡荷花們的引語：

<sup>122</sup> 西西：《我城》，頁 6。

<sup>123</sup> 西西：《我城》，頁 20。

——樓上，給你們住

——樓下，留給看門的阿北<sup>124</sup>

例子不是問句，如果要為說話加上句末點號，只有表達陳述語氣的句號和感嘆語氣的嘆號。小說上角色的對白雖然是口語，但實際上只能以書面語表達，而口語和書面語是不同的話語形式，加上標點符號亦不會像說話一樣。<sup>125</sup> 標點符號雖然可以輔助表達情感，但只有三種的句末點號其實也會限制讀者對語氣的想像，例如在荷花的話裡，如果使用嘆號會不合理地激動，使用句號又過於冷靜。因此，《我城》比起使用句末點號標示引語的語氣，反而透過隔行取代句末點號，讓讀者自行想像對白中三種句末點號以外的語氣。

## 第二節 句內點號

句內點號位於句子內部，它們在句意未完整的情況下提供停頓，原因包括「發聲系統的生理需要」、「思維活動的自然韻律」、「理清話語層次的主觀安排」。<sup>126</sup> 《我城》裡有一些例子明顯地省卻句內點號，例如在第四章，當阿果做體格檢查時，敘述有一個人「背書」給他聽：

天花砂眼白喉霍亂傷寒瘧疾痢疾氣管炎肺結核百日咳猩紅熱大腸熱黃疸  
靜脈擴張十二指腸潰瘍盲腸炎關節炎風濕哮喘夢遊症黑熱病佝僂病軟骨  
炎朶比癩。<sup>127</sup>

阿果口中的其實是健康院的職員，所謂「背書」是指職員詢問阿果的病歷時所提及的疾病。這段文字全部都是疾病的名稱，而且沒有任何句內點號，要一口氣讀完並不可能，同時視讀上亦有困難。

然而，這種寫法比起想讓讀者透過細節建立「城」的特質，更想表達職員馬虎了事，快速地把疾病的名稱讀完。正因為沒有頓號給予停頓，所以反而更能誇張地模仿職員把話說得很快，同時亦因為不可能順利把它們讀完，反而產生出滑稽的感覺，令《我城》這部小說更輕鬆、活潑。

<sup>124</sup> 西西：《我城》，頁 2。

<sup>125</sup> 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頁 36。

<sup>126</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63。

<sup>127</sup> 西西：《我城》，頁 40。

### 第三節 標號

使用標號的目的是為了更清晰地表達詞語或句子的性質。比起點號，標點的重要性較弱，因為即使不使用標號，讀者亦可以分辨出其性質所在。例如是書名號，《我城》在第七章出現了《史記》、《漢書》等作品時沒有加上書名號，<sup>128</sup> 但讀者依然能夠明白這正在指涉書籍。

引號是《我城》中最明顯地被省卻的標號，而引號與引語的關係密切。引語的類型大致可分為兩種：直接引語（direct discourse）及間接引語（indirect discourse），直接或間接取決於引語中的「轉述痕跡」。<sup>129</sup> 同時，引號其中一個作用是「標示語段中直接引用的內容」，<sup>130</sup> 換言之，使用引號也能標示直接引語。

本文曾於第四章第八節提及《我城》使用破折號展示引語，從例子中可見沒有使用引號。然而，讀者透過對話的人稱，已得知以破折號開始的引語都是直接引語，因此不用亦可；而且有破折號的引語會獨立一段，所以引語與敘述有距離，不需要引號提示其開始及結束。西西曾提及「引號頻繁的一開一關其實是干擾，沒有人會因為沒有那種開關而不得其門而入。」<sup>131</sup> 她以「干擾」形容引號，可以解釋她在《我城》為何不以引號標示直接引語。

不過，《我城》並不是所有的直接引語都有獨立一段，而且以破折號開始。這些直接引語在沒有破折號及段落安排的情況下，依然沒有使用引號，使引語混入敘述之中。《我城》中有不少例子因為沒有使用引號，令讀者在分辨敘述者和人物的話語時有一定難度：

回家後，麥快樂不快樂了。這個世界怎麼了呢。不過是頭髮長了一點，  
他說，我又不是壞人。<sup>132</sup>

在這個例子中，「我又不是壞人」因為人稱所以可以肯定是直接引語。然而這也可能是「前後並置式直接引語」，<sup>133</sup> 所以引語還包括「不過是頭髮長一

<sup>128</sup> 西西：《我城》，頁 84。

<sup>129</sup> 陳潔儀：《閱讀肥土鎮——論西西的小說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80。

<sup>130</sup>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144。

<sup>131</sup> 西西：〈西西專欄：標點，作家的符號〉，<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西西-80585>（2021 年 3 月 28 日瀏覽）。

<sup>132</sup> 西西：《我城》，頁 68。

<sup>133</sup> 直接引語根據「說」等提示語的位置，可以分成三種：「後置式直接引語」、「前置式直接引語」及「前後並置式直接引語」。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頁 137。

點」，更可以包括「這個世界怎麼了呢」。「言語表現」是敘事學中重要的一環，蘇格拉底認為表現言語有兩種方法——敘述（mimesis）及模仿

（diegesis），施洛米絲·雷蒙凱南繼而指出「對話、獨白和直接的說話方式」是模仿，而「間接的說話方式」則是敘述。<sup>134</sup> 而從例子可見，《我城》有因省卻引號而令讀者無法分辨敘事者（阿果）和說話者（麥快樂）的情況出現，因此「敘述」及「模仿」的界線在《我城》變得十分模糊。

不過，讀畢《我城》，了解所有人物之後，會發現人物的語言不但簡單，而且十分相似。西西在《我城》寫年青人的生活，但她曾言：「我可不想太突出其中任何一個，不要忘記，那是反英雄的時代。」<sup>135</sup> 由此可見，西西寫《我城》已有不突顯個人特質的想法。由於引語是具體地描述角色的途徑之一，因此透過省卻引號，可以導致讀者難以分清敘述者與說話者，減弱角色在言語中表露個人特質的能力。同時，歷來亦有論者對《我城》的角色有不少看法。羅貴祥認為《我城》出現「自我的零散化」；<sup>136</sup> 何福仁則以「同形對應」描述敘述者阿果與其他人物的關係，認為所有人物的原型都是阿果。<sup>137</sup> 基於這些看法，《我城》角色的引語甚至可以看成「我」的對話，所以意義在於分清你我的引號再不需要使用，自然地把敘述者和說話者的聲音混合在一起，最後組成「我」的聲音。

## 第六章 結語

《我城》是西西眼中少數的「右耳之作」，<sup>138</sup> 但她曾言這「其實是個很糟的小說」，好處只在於「語言的實驗」。<sup>139</sup> 比起情節，語言才是《我城》的亮

<sup>134</sup> 施洛米絲·雷蒙凱南著，賴千堅譯：《敘事虛構作品：當代詩學》（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24。

<sup>135</sup>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3〉，《素葉文學》第19期（1983年8月），頁25。

<sup>136</sup> 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說中表現的大眾文化觀念〉，載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台北：書林，1994年，第一版），頁35。

<sup>137</sup>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載西西：《我城》，頁245。

<sup>138</sup> 「右耳之作」指喜歡的作品。波蘭作家岡布羅維茲（Witold Gombrowicz）曾叫朋友如果喜歡這本書，就摸右耳；不喜歡則摸左耳。西西認為只有〈蘋果〉、〈假日〉、〈春望〉和《我城》是「右耳」。西西、何福仁：〈臉兒怎麼說——談〈圖特碑記〉、〈鬍子有臉〉及其他〉，載西西、何福仁：《時間的話題——對話集》（香港：素葉出版社，1995年），頁177-179。

<sup>139</sup>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3〉，《素葉文學》第19期（1983年8月），頁26。

點。然而，從上文可見，每個標點符號幾乎都有特色，因此《我城》的語言不只有如「才把他們沖不見掉」<sup>140</sup> 文字層面上的創新，標點符號亦是實驗對象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我城》的標點符號即使特別，它仍有別於如王文興《剪翼史》中改造標點符號等情況；<sup>141</sup> 西西只運用常見、規範的標點符號，並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沒有脫離標點符號本來的功能，所使用的手段只是各個標點符號之間的互換，以及多用、少用和省卻。因此，西西比起創造新的標點符號，或建立某種標點符號前所未見的用法，更關心於有多種可行的情況下對標點符號的選用。

作為非文字的標點符號，一直被大眾忽視其重要性，特別在文學作品上。而西西在〈標點，作家的符號〉中對標點符號的看法，或能讓我們進一步理解文學作品中的標點符號：

標點符號，看似無關宏旨，其實不然，每個出色的作家，幾乎都有他特別的用法，在字句之間，那可以是他獨特的文法。標點，是他的符號。

我們應該從細微處去發現一個作家。<sup>142</sup>

標點符號不僅停留於拆解「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是甚麼意思的工具，如西西所言，研究文學作品的標點符號會使我們更了解作家的寫作。本文首先透過《我城》原著、英譯本及韓譯本的比較，展現漢語標點符號的特性；之後以統計的方式，發掘隱藏於文本裡但擔任重要角色的標點符號；再透過比對《我城》不同的版本，配合作者與標點有關的論述及論者對《我城》的觀點，最後發現《我城》的標點符號也有音樂性、語義性及音韻性三種意義，而且不只是文法需要或輔助工具的問題，更與作家個人風格與小說創作意念相關。從《我城》的標點符號，可見西西在創作上亦沒有放過「細微處」。標點，正是西西在廚房旁的小凳，孜孜不倦創作的道路上，認真寫作的符號。

正文字數：15989

全文字數：24461

---

<sup>140</sup> 西西：《我城》，頁 57。

<sup>141</sup> 朱宥勳：〈朱宥勳論王文興：《剪翼史》竟然只是重新發明了車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907-culture-novel-wangwenhsing-wheels-2016/>（2021 年 3 月 28 日瀏覽）

<sup>142</sup> 西西：〈西西專欄：標點，作家的符號〉，<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西西-80585>（2021 年 3 月 28 日瀏覽）。

## 參考書目

### 一、作品

1. 西西：《象是笨蛋》，台北：洪範書店，1991年。
2. 西西著，陳進權收藏：《我城》（剪報版），無出版資料，2011年。
3. 西西：《我城》，香港：素葉出版社，1979年。
4. 西西：《我城》，台北：允晨文化，1989年。
5. 西西：《我城》（增訂本），香港：素葉出版社，1996年。
6. 西西：《我城》，台北：洪範書店，1999年。
7. Xi Xi, translated by Hung E. *My City: A Hong Kong Sto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8. 시시, 김혜준 옮김, 《나의 도시》, 서울: 지식올만드는지식, 2011.

### 二、專書

1. 丁旭輝：《淺出深入話新詩》，台北：爾雅出版社，2006年。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繁體字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年。
3. 王文興：《剪翼史》，台北：洪範書店，2016年。
4. 王家琪等編：《西西研究資料（一至四冊）》，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5. 王德威：《閱讀當代小說：臺灣·大陸·香港·海外》，台北：遠流，1991年。
6. 西西、何福仁：《時間的話題——對話集》，香港：素葉出版社，1995年。
7.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初版），香港：花千樹，2002年。
8. 何成邦：《香港語境標點符號應用手冊》（增訂版），香港：花千樹，2018年。
9. 余非：《長短章：閱讀西西及其他》，香港：素葉出版社，1997年。

10. 林穗芳：《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台北：五南圖書，2002年。
11. 施洛米絲·雷蒙凱南著，賴干堅譯：《敘事虛構作品：當代詩學》，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年。
12. 凌逾：《跨媒介敘事——論西西小說新生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3. 康文炳：《一次搞懂標點符號》，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
14. 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15. 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台北：書林，1994年。
16. 陳潔儀：《閱讀肥土鎮——論西西的小說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
17. 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香港：華漢文化，1988年。
18. Mitchell, Lee K. *Mark My Words: Profiles of Punctu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New York, NY: Bloomsbury Academic, 2020.

### 三、文集論文

1. 黃維樑：〈輕鬆有趣地載道——評西西的《我城》〉，載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香港：華漢文化，1988年，第二版，頁244-256。
2. 董啟章：〈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城》和《剪紙》〉，載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94-407。
3. 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說中表現的大眾文化觀念〉，載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台北：書林，1994年，第一版，頁15-41。

### 四、期刊論文（附報刊文章）

1. 王家琪：〈論法國新小說家羅伯－格里耶與當代中文文學的「非人性化」實驗——以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學及八十年代末中國當代文學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第三十五期（2019年6月），頁113-142。



2.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 2〉，《素葉文學》第 17·18 期（1983 年 6 月），頁 45-49。
3.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 3〉，《素葉文學》第 19 期（1983 年 8 月），頁 25-28。
4. 李桂媚：〈林亨泰新詩標點符號運用〉，《當代詩學》第 6 期（2010 年 12 月），頁 27-51。
5. 金惠俊：〈《我城》的香港想像與方式〉，《文學評論》第三十七期（2015 年 4 月 15 日），頁 15-28。
6. 金惠俊：〈西西《我城》中以空間為中心的香港想像與方式〉，《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 12 卷 2 期（2005 年 6 月），頁 106-124。

#### 五、學位論文

1. 江千慧：《機關、跳針、快門——論西西的小說藝術》，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 六、網絡資料

1. 朱宥勳：〈朱宥勳論王文興：《剪翼史》竟然只是重新發明了車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907-culture-novel-wangwenhsing-wheels-2016/>（2021 年 3 月 28 日瀏覽）。
2. 西西：〈西西專欄：標點，作家的符號〉，<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西西-80585>（2021 年 3 月 28 日瀏覽）。
3. 西西發言，鄺妙荃記錄：〈西西談逗號：一個文學的角度〉，<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西西談逗號-一個文學的角度/>（2021 年 3 月 28 日瀏覽）。
4. 何福仁：〈《我城》走過的一些日子〉，<https://zh.onecityonebook.hk/book-for-2020-zh>（2021 年 3 月 28 日瀏覽）。